



12

~ 16
4035
7



特研圖書
10.29.112
29.9.9
大野

へ16
4035
7

<99-123>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雜著

原道

翹按淮南子有原道篇注原本也
公所作命各之意亦如此然其大
旨首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次叙帝王
維其持生之民之法上終之古聖賢相承之
統其闢佛老與孟子拒楊墨同功其
言橫仿中庸首章孟子卒章乃皆垂
世立教之語非特以文論也史氏謂
其與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
佐佐六經知言哉乃宋人若蘇子由
張芸叟輩多為指摘何歟○蘇軾曰
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
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原道

焉而不精諂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
 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黃庭
 堅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
 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
 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
 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
 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
 典蓋如此石介曰孔子之易春秋自
 聖人以來未有也史部原道原性原
 毀行難再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佛
 以來未有也顧充曰退之一生闢佛
 老在此篇到底說得老子而已一
 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本不詳佛氏
 學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說錢
 穀曰韓公崛起六經殘闕之後奮然
 獨悟歸於正此其事尤難至其為
 文神詭萬狀出入無震盪天地則
 自孔孟後大文章矣放英曰原道一



篇中間以數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錯
 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筆力
 筆力足以凌厲千古而莫之與京茅
 坤曰闢佛老退之一生生命脉故此
 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
 最難鑿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
 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
 一冒一承六腹一尾孫鑛曰此是昌
 黎公絕有關係文字

愛之謂仁行而室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覺文勢變化不測茅瓚曰破起仁義道德
 是學中庸解性道教周子德愛曰仁等說又
 更解之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楊萬里曰道德

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
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
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
虛位可得而實矣張九成曰此正是退之關
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提仁
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
出故以定名之實主仁義在此二字既言
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謂道足乎
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
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表出之
楊時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
充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
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
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
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
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
非也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子下或
有字

○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吉凶此所以謂之虛
位也○茅坤曰數句是一篇之律因老子有
道德經之故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
據此三闢之
小也老子大道廢有仁義○洪邁曰其坐井
見者小也一句分明是老子病源
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三之
字下小字或作
罪非是○劉晝通塞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
峯眺目極於烟際○怵中著此數語如落葉
驚濤大**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
有致趣
則宜煦音詡○煦煦小惠貌關尹子其所謂
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
胡然堂堂爾
胡然滅滅爾**其所謂道道其所謂非吾所謂**
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謂德非吾所謂德也
無或

其所謂德四字非是○老子道可凡吾所謂
道非常道又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

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皆有者字或惟

下句有○老子絕仁棄義民復

疑又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

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桑悅曰

道者四德之總名分其目有四合之其理

則一老子則以道為大仁義為小而

不知道即仁義也退之之言為然

周道衰

孔子沒火于秦史記秦本紀李斯曰臣請史

所職天下敢有收藏詩書者皆燒之非博士官

家詔者悉請守尉雜燒之

黃老子漢黃字

○隋書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佛于晉

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矣

魏梁隋之間晉魏梁隋諸本晉宋齊梁魏

梁齊今此特南舉晉梁魏隋又作魏晉宋

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傳毅

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

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中夏焉

其言道德仁

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

佛墨下二有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二語○孟

子說歸儒今易歸字為入然退之憂陳

言之目去亦只把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

古人文章變化又

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必上或

本與下文三韻皆叶或作王非是下二句者

字或皆作則附或作鑿皆非是○入於楊墨

佛老者必出於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為汗也噫

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

茅坤曰冷語收上下下又老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

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

嘗云爾嘗下二一有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

之於其書筆之於書如莊子天運篇孔子見

乃憤三言心亂莫大焉孔噫後之人雖欲聞仁

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重上下一段作甚

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

欲聞數語是文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

六古之教者處其二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

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

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

且盜也總言添了佛老之害奈之何句句法極

好况點得醒快虞集曰六段皆今古

比並不覺重複若宋人如此便排門矣又

雷不及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

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或無以字〇見得不可無聖人之

道有功於人，為之君，為之師。書天降下民，作非佛老，可及。為之君，為之師。之君作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龍事見孟子，子寒然後為之衣。黃帝命元妃，始教民蠶治絲，患飢然後為之食。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民藝文，穀禾為之。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太昊命大庭為居，為之工，以贍其器用。黃帝命甯封為陶正，赤為之賈，以通其有無。通或作同。燧人氏為日中，為之醫藥，以濟其夭。古者民有疾病，未嘗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

之。茲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醫道立矣。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聲。黃帝始作棺槨，以葬埋死者。太昊養六畜，以充庖厨，且以為犧牲，享神祇。故曰庖犧氏為之。禮以次其先後。曲禮：君臣上下父為之樂，以宣其壹鬱。壹或作湮，或作堙，史記賈當作壹。集韻音咽。壹鬱，不得泄也。平入聲。通用。今按字書，壹壹，吉凶在壺中，不得泄也。卽今之氣盒，字壹，湮古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壹鬱耳。太昊始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斲桐為琴，繩絲為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以通神明之賦。以合天神之和，緇桑為絃，二十六絃之瑟，以為之。政脩身立命，及其天真，而音樂興焉。

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或無權衡字非是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一段連用十七箇為之字起伏頓挫如層峰疊嶂如驚波巨浪自不覺其重複蓋句法善轉換也何洛文曰瞻通濟長次宜率鋤入字下得穩當不可更易孫鑛曰說出聖人許多實功正見佛老之謬全在下清淨寂滅四字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或剖作措其言鳴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用反帝束上文聖人治天下許多條理

句可以喚醒何也無羽毛鱗甲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王守仁曰一段中反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絲或作絲麻篇內並同○茅坤曰三段緊接上省古之字乃錯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不字下二有能字無而致之民四字一本二句今其法曰必棄而下又有則失其所以為臣一語然只如此文法極古

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
 謂清淨寂滅者此佛老之反嗚呼其亦幸而
 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著此感嘆一段帝
 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名下或
 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
 智一也事下或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
 事此本老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

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
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飢傳曰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
 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尹彥明日介
誠意將以有為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
心誠意便休却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
將有為也非韓子不能至是歸有光曰宋儒
譏其不及於格物致知亦是蓋天下國家許
多事若非格物致知如何了得孫鑛
曰有為一字復破上清淨寂滅四字今也欲

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
 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天下國家一作家國天下孔子之作春秋也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詩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今也舉夷狄之法而
 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好句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

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
 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
 友實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
 粟米果蔬魚肉文或作書或作教其為道易
 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或無而字而此或無其
句句復說應前其字與前為之字同此是章法是故以之為
 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
 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

假廟焉而人鬼饗假音格○曰斯道也何

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

道也按此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吾

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或作斯道何道

也亦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

也吾所謂道之道也又或無所謂道字皆非是○

虞集曰再提再收道字包在德字內故只曰

原道孫鑣曰轉應非吾所謂道一段關鎖甚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歟不得其傳焉

外一句承上極有力量一篇精神在此或問張

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是禹湯

雄伊比孟軻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必無

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

以授湯置伊尹而言禹可也揚雄雖自比孟

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則捨之矣程顥曰退之

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歟不得其傳

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

有所見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苟况趙人嘗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

著數萬言而卒漢揚雄字子雲所撰有法言

十三卷○梅聖俞論公原道亦曰愈者由周

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

而為臣故其說長程伊川嘗云周公沒聖人

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

道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此然則如之何

而可也

何而或作何其○此句復是問詞其下乃答語然不如此轉如何收拾

得一語具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

見筆力

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

者有養也

廢音廢○禮記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說文廢痲疾也

亦庶乎其可也

主意又見於此結得似軟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黃

氏日抄云嗚呼自昔聖帝明王所以措生民於理使其得自別於夷狄禽獸者備於原道之書矣孔孟沒異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辭而闢之胎如也奈何溺於異端之止吹毛求鱗竊附程錄尚欲陰為異端報仇耶此程門高弟尹和靖力排諸錄之非賦程

錄當謂愛主之情而言蓋辨極精微之極也仁

者愛人此正吾夫子之言豈可因以博愛為

仁非原道哉彼以煦煦為仁而此以博愛為

仁正將以吾道之大擴其所見之小也原道

不可非也程錄雖當以虛位之說為非此決

非程氏之言也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正

孟子之言豈可反以道德虛位非原道哉仁

與義為道德去仁與義亦皆以為道德故特

指其位為虛而未嘗以道德為虛也原道不

可非也程錄又載昌黎言治國平天下此及

正心而不及致知格物此殆程子一時偶然

之言也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子思言篤恭

而天下平皆不過與其要而言豈必盡及致

知格物之條且而後可以為修己而顧乃以

此非原道哉異端言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者

故昌黎言治國平天下而特推其本於正心

耳原道不可非也非之之說三皆不過為異

端報仇譽之之說一又不過為異端借影原

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成不得其傳焉所謂傳者前後相承之名也所謂道者即原道之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經麻官室粟米蔬果魚肉皆道之實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為治也故他日論異端又曰果執為而執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云爾非他有所謂道者無非虛傳也註附程錄者乃發為異說稱譽原道以為此必有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之其廢嗚呼異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備見於原道一書豈復他有所謂道者傳陰幽不可名言如異端所謂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之傳者哉或者此類多出於上蔡

氏之門蓋不以愛為仁而以覺為仁必欲掃除見赤子入井之心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謂有不一法門而言道無精粗彼此之分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載僧人佛者之言謂然而識之是識之甚麼無入而不自得是得之甚麼者亦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凡今所議原道三說往往類此愚故意其為上蔡謝氏之門依倣而託於程錄也學者無以三其語出於程錄而遠非原道也必以孔子之說而稽之則於讀原道幾矣

原性 一作性原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公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諸篇也然則皆是以江陵以前所作程子獨以原性為少作恐其考之未詳○退之原性之作以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

善惡混故特取二說而折之以此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此亦或人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見也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極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已異教矣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為多又謂孟荀揚殊趨而一致而韓子三品之論亦無去取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愛怒生而自能為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之徒歟至宋之言性者滋出如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荆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子瞻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此皆蔽於雄之說也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得之矣○朱熹曰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區性尤善但三品之

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氣稟之不同為未盡耳黃震曰性有三品之說正從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中來至伊洛添氣質說又較精微蓋風氣日開議論日精得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對說而後孟子專指性善之說舉以屬之天地之性其說方始無偏茅坤曰性之肯孟氏沒而周程始能言之昌黎原不見得特按三家之言而剖析之如此然於天命之原已隔一十二層矣孫鑛曰三品之說於理雖未純格奇詞驗證據確然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又情之品有

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而其或皆無而字性者情者或並無者字皆非曰何也或無日字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自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或云禮信去仁為近以行相生之序而言也此以四方相對一位居中而言理皆可通但竊意今本詔陳而韓公亦頗尚異其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說或得之於四行於一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於四作行之也混不上一或無一字或作一也而并屬下句云

一謂仁也言不少存乎仁則少存乎仁非是反一作及亦非是此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或偏少其四者亦雜而不純矣孫鑛曰句法錯落畧似考工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一詔束上而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於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亾然而非是中焉者之於七也亾與甚直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亾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亾與上或有三情之於性視其品無字非是

性品情品一一段於荀揚時近之乃獨與孟子
 孟夫子稱敵國耳此退之學之未醇處孟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
 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
 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
 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
 二者也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為句首猶言
 及也諸本作歟而為句絕者皆非左
 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
 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諦勢亦相似叔與之
 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與生
 是虎目而豕喙鸞肩而牛腹雞
 壺可盈是不可饜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

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食音嗣
 本音異俄○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
 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
 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至是果滅叔
 伯石食我字也食承於楊故號楊食我越椒
 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
 也人之性果善乎或無大字○左傳楚司馬
 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
 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曰鬼
 猶求食若敖氏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
 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嶷負力切○后稷
 厥月先生如蓬不坼不副無苗無害又
 誕實解匍匐克岐克嶷注岐嶷峻茂狀文王

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
 不煩人之性果惡乎一無母字○國語胥臣
弗勤處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
師弗煩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絲之禹習非不惡
 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
人字屬上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
 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曰上之性就學
無其字而愈剛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

而下者可制也

教或作學○數

其品則孔子

謂不移也

退之性有三品之說原本孔子不

移一語然孔子之謂不移止論人
品其意反在可移上是不可以槩言其性也
故昔人云退之原道大抵原教原性大抵原
情信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曰

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

奚言而不異

言也者或

原毀

或作毀原說已見上○退之原毀

篇詞意冲容有儒者氣度全用重
周輕約詳廉息思入字立說然其中
只以一忌字原出毀者之情居法亦
奇若他人作此則不免露爪張牙多
作雜憤語矣謝枋得曰此篇全在假

托他人言詞摹寫世俗之情狀是文章家巧處唐順之曰亘古今今有數文字當與原道並垂不朽茅坤曰此篇入太北秦漢來故無此調曰黎公創之然感慨古今之閒因而摹寫人情曲體骨裏文之至者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如其舜者古之人或無其人字下同早或作

發○此段語意俱本孟子聞古之人有周公者

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如其

周公者一本無求其所以四字只作責於已為周公者而為之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唐順之曰只轉說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已其於人也

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善或作有非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責一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或不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

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自今之君子至此只就上能善而一字翻弄以極言今不如古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是之或或無之字文極洎洎莽莽有一瀉千里之勢不意從此間忽作一小束何等便捷是文

章中深於開，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息與息

合之法者，原上無有字，茅坤曰：息，息二，字

之謂也。切中今人，病痛下，又只說息者，而息

者，自可不知，惟息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吾

常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

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

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

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某

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

不應下，或無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

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

懦者，必說於色矣。說悅同。前八，大比無甚

尤詞，采若畫，是故事修而謗，與德高而毀

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

行難已。此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李

都詳與廉毀之枝，葉息與息毀之本，根不，必

說毀而毀，意自見此。古人文字，所以卓不可

及，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

幾而理歟。作或作仕，或作

原人。人或作仁，非是。桑悅曰：昌黎不

韋昌黎集卷第十一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
 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
 於下艸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
 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
 人可上或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
 有日字有艸木禽獸皆舉之矣指下或有南字非是指山之
 一艸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日字乎二字故
 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艸
 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

其情或無故字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艸木
 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
 乏不得其為主之遺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
 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人非是

原鬼

昔李石嘗謂退之作原鬼與晉阮
 千里無鬼論相表裏至作羅池碑
 欲以鬼威嚇人是為子厚求食也送
 窮文雖出遊戲亦皆自叛其說又謂
 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名之
 曰骨范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
 之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為鬼所乘世平
 生強聒至此無用嗟乎此李石蓋本
 好鬼者故因相傳之說以誣退之爾
 不然天帝之兵欲行陰誅更藉人力

乎况退之屬續時語見志狀者甚多又命喪葬無不如此禮可見公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端自信之篤至死不變乃謂公識亂為鬼所乘已不少辨而自明矣至若羅池之神之碑此用子厚之文非紀羅池神之文也送窮之作特滑稽於詞安足為實証乎但易曰精氣為物游竟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而退之此文則多所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
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
曰非也於梁於堂下二本各有者字○孫鬼
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

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
是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
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
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
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
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
是有二有鬼有物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
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
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

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

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有

作有託為下或無之字○形於形憑於聲如

晉文公託聲如牛之類曰何謂物曰成於形

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

者鬼神是也反乎其非是能有形與聲不能

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或無不能有形與聲

與聲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

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福○國語周惠王

十文年有神降於楚王問諸內史過對曰云
云有得神以與亦有以凶夏之與也祝融降
于崇山其凶也同祿信於聆隧商之與也禱
杌次丕山其凶也夷羊在牧周之與也鸞鴛
鳴於岐山其衰以杜伯射王於鄆亦有動於
民而莫之為禍福莫為禍福如商之桑穀其
而祥桑枯也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賦但此篇前已有一題不應複出始存之○黃
氏日抄謂鬼無形聲而接於民者物之怪其
說亦工原之為義皆推明正理以祛世俗之
蔽者乎古然而今亦不然理然也

行難 公與祠部陸參具外書在貞元十
八年此篇言參自越州名拜祠部

具外郎登在前歟參字公今佐云○茅坤曰假行以明已志文極奇詭

或問行孰難孟切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

能之揭出二句作曰陸先生參何如按李習

作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非非有於字

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

日造焉聞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聞客席或

作常間或作問客或作賓席下或先生矜語

其容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成某

誅之某與某可人也可或作何○某任之謂所舉所任之人也任保

任也誅累也人生有德行久而後累引其行以三其文哀之是也可人見禮記注此人可也

然詳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嘗任誅此

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薄其門地之意而

以薦引之力自多者天怒須任與誅也非罪歟

皆曰然也或作之罪一作愈曰某之胥某之

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

誅之邪任而誅或作誅先生曰否吾惡其初

不然任與誅也何尤聲愈曰苟如是先王

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

公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為大夫於其所以與遊其所以與遊也可人也敬子仲之謚也

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惡音烏先生曰不

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太

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

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

入也已詳而可上或有焉字先生曰然愈曰

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于百歲之間儻有

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

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

聖人賢人，人或皆作之，或并有二人之，二字世出或作世生，或作年乳於或無於字，他

日又往坐焉或無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

位乎朝者吾取其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

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

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或無

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沒少或作細或作一少下或有者字，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姑

舉其可以取之多少也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

其或作於非是也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

才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太詳而不早責之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

殊不可曉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

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

充其位邪其位下或有不也字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

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舉焉或作索之詳下或有且後字非是粗

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其人曰乃

對禹問禹傳天下於子事孟子言其甚詳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

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

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

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

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此先立正論下纔設辨難曰然則堯舜

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

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

而不傳者禹也無其人下或有而不傳三字不傳者或作不傳如已者非

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

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

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

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

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

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此先立正論下纔設辨難曰然則堯舜

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

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

而不傳者禹也無其人下或有而不傳三字不傳者或作不傳如已者非

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

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

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

當不淑則奈何慮下或曰時益以難理傳之
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
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
則爭且亂虞集曰通篇俱以容形主相為發
絕痛天之生太聖也不數其生太惡也亦不
數數音朔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或無
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
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與其

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
賢猶可守法諸或作之守法或从閣作法守
意發揮中往往突然而起孟子之所謂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
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
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茅坤曰到末又作
耳

雜說四首

或作三首其一
作題崔山君傳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嘘上或然龍

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

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或，有，而，字，汨，音，骨。○呂祖謙曰：數句描寫龍之變化，化曲盡其妙，非退之筆力，杜撰不得。茅坤曰：雲亦靈怪，句緊，堯弗靈，靈於龍，句是，一伸一縮，步驟。

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

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

憑，依信不可歟。無信字，非是。異哉其所憑，依

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

矣。易：雲從龍，風從虎。按：通篇以龍喻聖君，雲喻賢臣。蓋言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

無。聖君聖賢相遇，精聚神會，斯成天下之大功也。○文凡一百一十四字，可謂簡矣。然其婉委曲折，作六節，轉換一句一轉，一轉一意起如翰鳥披雲而出，天外伏如游魚，脚鉤而下，重淵唐庚曰：此文咫尺有千里之勢。呂祖謙曰：若無而又若有，若絕而又生，變變奇奇，端倪莫測，可謂筆端有神。茅坤曰：幻而宕。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醫，下或，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網，下或，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

者，人也。安危者，瘠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

知所以為天下乎紀綱或作網紀所以或無

治天下之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

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

作或作借夏十七主四百三十九年商二十

十八王六百四十四年周三十七王八百七

年三秦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

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世或

史記始皇紀李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

姓甚眾後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

內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

賜之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

廷尉議是又大舖收天下兵聚之咸

陽鐘以為鐘錄金人十一置宮庭中是故四

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

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四海或憂其所可恃

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

無天字扶或作持易曰視履考祥善醫

善計者為之注視其所履而考其禍福之祥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之

作云而無為字非是談生談姓不知其名

崔山君事末詳恐其傳不傳於世予按鶴言

如遼東華表鶴言詩又太康二年冬大雪南

州人見二鶴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

韋昌黎集卷第十一

三

又蘇軾亦後有鶴飛來口畫作書字然吾觀之類是也當亦不稽之言不足深考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管之聖者其晉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聖者或作聖人或有二人者二字身或作馬非是俱音欺○史記炎帝神農氏人身牛首太皞庖犧氏蛇身人首尸子禹長頸鳥喙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注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蒙俱韓侍郎正謂公也按楊倞注荀子時為大理評事公為刑部侍郎此語豈親授於

公者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或有其字禽下或無獸字邪或作也○楚辭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注肥澤之貌詩顏如渥丹注渥漬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或無可否字非是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或無下千里字○伯樂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天文志云伯樂星在

熙星旁人以孫陽識馬因故雖有名馬祇辱
號之荀子騏驎一日千里於奴隸人之手駢歿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
稱也或無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
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
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
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音嗣食馬上或有今之字而食下疑脫一石字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或作而或云且字恐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當在等字下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
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信之曰天下

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或皆有良字或脫其真無馬邪五字知或作識也字亦作邪○通篇以馬取喻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養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斯可展布否則英雄豪傑亦已埋沒多矣而但謂之天下無才然耶否耶其矣知遇之難其人也○慷慨悲婉妙在句句說馬句句說自已但昔人以其汲汲名利比之

感二身賦予日賦所謂美二身之光榮嘆之飽之無時何等鄙陋若能如此說則亦無可議矣顧充曰是一篇借喻結處嘆咏含蓄使柳子作此不免露出正意
觀梓人蒙駝一傳可見

讀荀 下或有子字○荀卿已見前原道注齊襄王時為稷下祭酒避讒適

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歿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莒蘭陵

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仲尼謂子思孟軻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其牴牾不合於道而公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
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
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
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
歟雄下或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
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

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以其下或有所能字

人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

耳揚雄氏而止耳老字上或無黃字耳或作矣一無揚雄氏而止耳

句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

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

在軻雄之間乎時下或有字不或孔子有醇字抑下或有其字

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

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黜字去或無之字余欲

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

志歟茅坤曰退之病荀不醇而未孟氏醇乎引孔子一轉安頓自家方好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無乎醇者三字

而有如字皆非是揚或作雄非是○翹讀荀

卿之書其言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諫諍傲

飾邪文強霸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為

原信陵為輔拂並於伊尹比干往往創為高

論以驚世駭俗如此所以其徒李斯本其道

事秦而有焚燒六經之事荀卿誠聖人之罪

人也蘇子論之是矣唐人乃昧於此有揚偉

者為之注說而退之亦以其大醇小疵目之

何哉程顥曰荀子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

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

大醇歸之益韓子待人以恕王世貞曰荀氏

書大抵多憤嫉過中之古豈惟小疵

讀鵬冠子

班固藝文志載鵬冠子楚人

一卷而唐志云鵬冠子三卷豈漢時

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為道家

者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

而柳子厚作辨鵬冠子則曰得其書

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

如此然以翹按之則柳說為長周氏

涉筆曰退之讀鵬冠子僅表出首末

二篇語蓋此外文勢闊似不足錄

鵬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

九篇非是○鵬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

九篇鵬似鷄以灰鬪楚俗以飾冠示武也後

武班多稱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或至

作室○鵬冠子博選篇第一云道有四稽一

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三律辨書

百已二日什已三日若使其人遇時援其遺
 已四日斯役又日徒隸功上或有其字而施于國家功德豈少哉遇下或有其字學
 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壺一作瓠音義同
黃震曰鵲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傷已
 之不遇也退之豈有感於言故獵取其一
 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二字乙者三減
 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減或作減注
 下或有者字

讀儀禮

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
 九篇河間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
 竟不施行今人矣唐明經有三科儀

禮其一也今書
 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其或
 作且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或
 之
 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
 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
 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存上或
 無之字
 家或作說尚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
 下或無有字篇學者可觀焉或無
 字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一收感慨
 有致度

讀墨子

墨子名翟宋大夫著書七十
 一篇今存者十一篇有節用兼愛
 尚賢明鬼神非命尚同等諸篇明鬼
 神在尚同篇中無別篇也漢藝文志
 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
 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不更是以兼
 愛選十人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
 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
 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退之
 讀墨蓋本於此按列子孔子丘墨翟無
 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古語墨翟無
 不黜孔子席不暖之類由來皆以孔
 墨並稱至孟子而始斥之不遺力然
 後學脈正而道統一矣豈意退之排
 佛老固自比於孟子者流至讀其書
 遂躋墨與聖人並乃作孔墨必相為
 用之說是何異操戈而入室以誣聖
 人若此邪○程顥曰或問退之讀墨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

考墨子本書

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
 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尚
 同兼愛與墨同則甚不可也嚴有翼
 曰墨子之書孟子子疾其兼愛無以
 九辨之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
 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曰楊墨者聖
 人之徒也今退之謂孔子必用墨子
 墨子必用孔子何垂刺如是耶若以
 孔墨為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為非矣
 其與孟簡書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
 以為向無孟子皆服左袒而言侏離
 矣故推尊孟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
 意以己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
 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
 說哉茅坤曰混儒墨而無辨此
 昌黎汨其文辭而忘其本也

及漢藝文而孔子與太人居是邦不非其太
 志當作上孔子與太人居是邦不非其太
 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荀子子路問魯太夫練而牀禮歟子
 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子孔子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專臣專權之臣也孔子
 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不兼愛哉孔子
 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
 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
 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
 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
 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

二師之道本然也

退之之進墨以墨之有同而肅絕者正亦以其與儒相近孔子所謂孔

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

孔墨

墨子之說似是而實不可為治殆不地止如韓昌黎之議荀揚擇焉不精而已而

昌黎乃躋墨子於孔子何哉且昌黎不過謂
 墨氏尚同而孔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
 譏專臣亦尚同爾然不非其大夫者惡居下
 訕上譏專臣者惡以臣逼君孔非尚同也墨
 之言尚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
 非之與孔門所謂如其不善而莫違之戒正
 相反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又不過謂墨氏
 兼愛而孔謂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亦
 兼愛爾然仁者則親之既異於愛眾而博施
 為仁雖堯舜猶病之孔非兼愛也墨子之言

兼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皆為法不仁惟
 當法天與孔門所謂孝弟為仁之本者正相
 背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謂墨尚賢而孔子
 賢賢疾沒世而各不稱是亦尚賢然賢之當
 尚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
 墨氏之尚賢乃謂惟賢為尚親戚則不可使
 當貴正與否儒親親尊賢之義又相背耳謂
 墨氏明鬼而孔子祭如在日我祭則受福是
 亦明鬼然鬼神之當敬雖愚不肖者亦同此
 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明鬼乃謂聖王
 明天氣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是亦率天
 下萬民祭祀天鬼又與否儒報本反祭之義
 亦相反耳昌黎嚴於荀揚擇焉未精之辨何
 獨恕於墨子似是而非耶墨子之書凡二其
 後以論稱者多衍復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
 昌黎主文者也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歟昌
 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
 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雖然

儒名而墨行者昌
 黎固嘗揮之矣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二

明馮李蔣之翹輯注

雜著

獲麟解

按此解與論龍論馬皆退之自
 喻有為之言蓋非有所指實也
 武云元和七年麟見東川公因此而
 作然李翱嘗書此文以贈陸參曰韓
 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
 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
 者修成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
 和間作明矣○呂祖謙曰通篇只祥
 不祥字作眼目其抑揚開合更佳謝
 枋得曰此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
 多轉換往復議論不窮茅坤曰文凡
 四轉而結思圓轉如游龍如轆轤愈

變化而愈勁
厲此奇兵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
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書一作載○詩麟之趾春秋
魯哀公十三年西狩獲麟然麟之為物不
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
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
或作鹿之狀或無之
字皆非是○爾雅翼麟麋身牛尾一角其性
能避惡不妄食集故其游於郊藪也則以為
萬物得其性太平之驗然則雖有麟不可知
不亦簡易而自然乎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
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
宜鹿下或有也字○就用上數語緊轉有筆
趣自是尺水風濤况用史記老子傳中語
更入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
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形下或
有也字
○王維禎曰以德句正與為靈昭昭句
相應德字即靈字之意惟德故靈也若麟
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
也字或
有哉

師說

退之當時抗師道以號名後輩此
文其所倡赤幟也李蟠事見篇中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曰今之世不聞
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名
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
狂名又報嚴厚與書曰僕才能勇敢
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
有同異無以韓責我然觀退之師說
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
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
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顧
充曰退之於文章材力本過絕人學
又盡工夫故能變態如此
然全使袁盎傳意做骨法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一篇大綱領具見於此
又說得師道如此鄭重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緊承上解惑不可無師有精神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

吾吾從而師之

一無此字非是

生乎吾後其聞道

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

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庸或作豈或并有字而無夫字皆非是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

存也

存一作資或無也字○茅瓚曰道在師在是絕世議論

嗟乎師道

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

嗟上或誤○忽作慨嘆一良若承若起佳甚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

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已下或作去皆非是是故聖益

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乎一作矣○李庭機曰此是高一等說話翻前而人

非生知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

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讀音

豆周禮天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下徒關切何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谷和黃冕仲詩只从如字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

不焉或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或不焉不字音否○

此言今人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於其身則恥於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為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少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也○孫巫醫樂師

鑪日全是雙關文法要看他巧處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

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似一作類盛一作大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

其可怪也歟不齒或作鄙之其可或無其字

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三意說起然大槩意思相承都不失師道本意王維禎曰此與前論聖人且從師同意前以至至貴者形今人之不從師此以至賤者形今人之不從師反覆劇論意甚切至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

老聃絕句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郯音談萇音長一無

孔子師郯子又字而以萇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郯子之徒為句非是今按孔子見郯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名語故此上句既叙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也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乃告

入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子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教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故上一無是字○茅坤曰說得好又應李

氏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

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

道作師說以貽之學上或有請字無下余字○唐順之曰能行古道古

字與篇首古之學者古字相應謝登山謂論
束結尾畧用此法主司必以異人待之知言
哉

進學解

唐本傳愈再為國子博士既才
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
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
館修撰時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也按其文本出東方朔客難揚雄解
嘲崔駰達旨班固答賓戲張衡應問
之類雖未能一一洗律偶習氣而較下
摹章做句不厭雷同者已遠過矣昔
人云退之不喜文選學然此文入選
亦自傑然特出所謂韓文公以進學
解窮者此也○孫樵曰玉川子月蝕
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
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幹
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王十

朋曰賈誼過秦論班固公孫弘贊韓
退之進學解真文中之傑也黃震曰
進學解類賦體逐段布置各有韻芽
坤曰此韓公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
其主意全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
無憾而以怨慰無聊之詞托之自
各自責之詞托之已最得體孫鑑曰
句雕字琢筆筆生動絕無摹倣痕跡
讀此當知其
脫換之妙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格諸生立館下格或誨

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然

四句起下不明不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

兇邪登崇峻良畢或作必峻或作後古文尚

書俊皆作峻公他文亦多用

峻字新占舊史同小善者率以錄各一藝者無不庸

占去聲肥羅剔抉刮垢磨光肥蒲巴切一作把

成成就人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幸字

蓄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能行患

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非是孫鑛曰此

四句是一篇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

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年或作時

以職方下遷蓋非久於博士今按此文恐

非職方左遷時作說見下二年博士注先

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

之編吟一作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

其玄作記貪多務得細大不相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年兀或作兀先生之業可

謂勤矣之於字觚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

漏張皇幽眇觚音底直子余切罅呼許切

也呂覽衣弊不補履決不直此言補苴蓋綴

緝包裏其儒術之漏隙耳張皇幽眇則謂斯

道隱微亦無不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

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

於儒可謂有勞矣茫茫一作茫障一作障

無有字○錢福曰障百川二句見退之有功於斯道處李漢叙公文集謂先生之文比於武事可謂雄偉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不羣正謂此也

章其書滿家醲一作醲咀在呂切○張九成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

沈浸醲郁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上規姚姒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渾渾

無涯非是○姚虞姓姒夏姓也揚子虞夏之

書渾渾周誥殷盤佶屈聲牙切聲五交切○周

渾爾周誥康誥酒誥名誥洛誥是也殷盤謂

盤庚上中下三篇是也聲廣雅謂不入人語也佶屈聲牙

皆艱澁貌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

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文一作德或作儒或作得非是○同工異

矣而音其如作樂者同工而曲調自別也○

世儒評退之文章無如退之自評世儒評退之文章無如退之自評翹嘗與友人

論文書曰文章不本六經雖下生剝于雲之篇行制相如之籍離匪不美總屬無根之學故

退之必上規姚姒而始下逮百家也郭正域曰昌黎得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

意賞鑑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

右具宐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具一作其人

上無為字○林希元曰以上三段論業精此段論行成諸全寂寥可見平日躬行工夫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躐後動輒得咎跋其胡載覺其尾注跋躐也

韓昌黎集卷之二

竟、踏也。老狼有胡進，而躡其胡，則暫為御史。

退而踏其尾，言進退不得自由也。遂竄南夷，公為監察御史，謫陽山令。三年博

士冗不見治，年或作為謂貞元，未為四門博

遷，非是治陳之切。公元和元年六月，為博

也。楚辭雖過，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取其冬爰

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語只說號寒啼飢

足矣。日冬爰年豐雖欲，頭童齒豁竟成何禪

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木日童豁落也。孫

鑽日勤業四段從能精能成，先生曰吁

子來前夫大木為杗

杗，武方莫郎，二切。又音

說文，杗，屋

杗，音角。詩：松栢有杗

大梁也。細木為桷

桷，音薄。盧侏儒，一作侏

注，桷也。榑，榑侏儒

榑，音薄。榑，音盧。侏儒，一作侏

榑也。榑，榑侏儒

榑，音薄。榑，音盧。侏儒，一作侏

榑也。榑，榑侏儒

榑，音薄。榑，音盧。侏儒，一作侏

榑也。榑，榑侏儒

榑，音薄。榑，音盧。侏儒，一作侏

榑也。榑，榑侏儒

榑，音薄。榑，音盧。侏儒，一作侏

榑也。榑，榑侏儒

榑，音薄。榑，音盧。侏儒，一作侏

榑也。榑，榑侏儒

榑，音薄。榑，音盧。侏儒，一作侏

榑也。榑，榑侏儒

榑，音薄。榑，音盧。侏儒，一作侏

榑也。榑，榑侏儒

榑，音薄。榑，音盧。侏儒，一作侏

榑也。榑，榑侏儒

榑，音薄。榑，音盧。侏儒，一作侏

榑也。榑，榑侏儒

榑，音薄。榑，音盧。侏儒，一作侏

榑也。榑，榑侏儒

榑，音薄。榑，音盧。侏儒，一作侏

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

良也渡音度。本草注玉屑一名玉札生監

山少室青芝出太山牛溲牛溺馬勃馬鹿茵

也生濕地及腐木上如菰而圓且輕敗鼓皮

生蟲毒淮南子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

身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登明

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

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犖呂角切卓犖

或作犖犖是或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

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歿蘭陵守新

史作

宗正或作王論或作倫皆非是弘文苑作

以與蓋宋初以講避也荀卿事詳前卷讀

荀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

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遇或作進言

自解冷諦不盡柯維騏曰荀卿學術不醜不

得與孟並太史公雖合立傳然中所叙孟子

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阿世取榮者

至叙荀卿乃繼於談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

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此

篇並尊一儒優於聖域蓋狗太史公合傳之

意而失之者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

雖多而不要其中聲文雖奇而不濟於用

行雖脩而不顯於眾顯或作洎舊史猶且月

四句皆無而字

章

章

費俸錢歲靡廩粟靡音糜子不知耕婦不

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從才用切或踵常

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促音齷促促諸本

墓誌抑首促促就食與此同史記申屠嘉姪

姪廉謹姪與促音義通集韻齷下二字皆出

編或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

歟或無其字或作此非其利郭正域動而

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宥動輒得

庫庫音卑若夫商賈賄之有計班資之崇

南夷等意處口及遂竄南夷等意若夫商賈賄之有計班資之崇

忌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已量或作量

聲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杙音弋

猴之杙者斬杙也楹柱也而訾醫師以昌

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訾音紫豨許豈切又

非是○本草昌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味辛

溫無毒久服輕身不滅或云昌蒲生石積上

多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乃名昌陽不可服

東坡云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為昌蒲耶抑謂

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楚人呼猪為豨

古樂府亦有死呼豨句豨苓即猪苓也

若夫至此見無豨卑尤人之心以終解豨子

之意又應前醫匠一說何孟春曰有關東有

照應讀昌黎文只於每篇結斷處細玩

便見昌黎所以成一家言人不可不及

本政

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倡為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割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作本政蓋謂周以文弊後不知所承而盡窮古始以明示民不知古者神而化之不以使知之也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

其或作有或無其字此猶言既而弊矣既字又

似及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

以明示民作遂或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

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茲此之

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

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

遂古之初何居隼檀弓音姬或無何字或無居字朱子曰大率此篇僻澁必其

少作今或有所未通關之可也我一作吾

遂古之初本楚辭成語注遂往也言往古之初則未有天地未暴孽情飾淫志枝辭琢正

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

世其終不復矣乎孽魚列切或作泰長民者發一號

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悱芳尾切或無然非一字○廣雅口

悱悱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

門而復後雖屹屹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啓

乏者也

雖上或無後字。砧，苦骨切。暨，或作。漢書，王褒傳，勞筋骨，終日。砧，

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

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

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

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

質，茫乎天運，睿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怪一作類，音容。書，洪範，建用皇極，漢書，

杜欽傳，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注夏尚

忠，殷尚質，周尚文，莊子，

天其運之乎，地其處乎。

守戒

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

七八，蔡在當時，最為近地，成德滑

青連，結為授，所謂今之通都大邑，

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此公

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日，如之何，而備

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

驗，太和間，杜牧作

守論，亦公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

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

之也。詩無大邦維翰句，公蓋以大雅板之篇

命，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

高其柴，援而外施，睿，竅以待之。

援，籬也。欄也。字當從木，竅，

徒敢切，竅，

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

慈井切。

其垣墻而內固，肩鏑以防之。鏑音決。○莊子
鏑也。○孫鏑曰：柴，椽，容，奔。堵垣，肩鏑，正，食，下，得，人，意。此野人鄙夫之所
 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
 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渠
勿切，或作備，強，居，亮，切，又巨兩切。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
 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野，下，或，無，人鄙，二字
為，下，或，有，之，而，二字，或，只有，之，字，今，謹，文，勢，疑，為，字，衍，焉。蓋以謂不足為
 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句，下，或，有，而，不，為，三字，今，謹，文，勢，疑，下，足，字，衍，下，文，不足，為，者，放，此。材力不足者，次之。

足下或有不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
為，字，非，是。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間，去，聲。彼之
 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餘地則千
 里而與我壤地相錯。與，上，或，無，而，字。無有丘陵江河
 洞庭孟門之關。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
孟門，而左，滄，淦，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
 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
 備乎哉？頸，一，作，領。賁育之不戒，童子之抗。賁，音，奔，○

漢書荆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加童子之必至
 賁育古之二勇力士也孟賁生於夏育
 衛人力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爾雅雞大
 舉千鈞子庚柔楚篇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
 矣注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按
 公上下文考之蜀雞當作越雞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
 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
 資殊也於或作與非○唐順之曰然則如之
 何而備之曰狂得人茅坤曰通篇極論王意
 却自過秦論來其文平直通顯反近蘇氏
 亦非公本色孫鑛曰反覆譬喻機警絕倫
 巧者王承福傳巧音鳥或作朽義通今
 按論語亦作朽○左傳

巧人以時填館官室注巧人塗者○
 全以議論行文是本傳變局孫鑛曰
 前畧叙一段後畧斷數語中間都是
 借他自家說話點成無限烟波機局
 絕高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
 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傍然便著論能王其
 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或無天寶
 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
 來歸天寶十四載冬十一月安祿山反帝以
 歸於京師募兵十萬旬喪其土田手鏹衣
 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
當焉 饒母官切。爾雅饒謂之。枵。視時屋食。注枵具也。當謂所當之直。
 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
 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
 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
 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
 不可偏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
唐順之曰各致其能似有。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諸本以道者語。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義同似當及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

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
出令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協矣 而百官者
 承君之化者也
或無也。字非。 任有小大惟其所能
 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
 敢一日捨饒以嬉
一日捨饒或。作捨饒一日。 夫饒易能可
 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
智上。或無。
 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
有。字。 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
 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
特或作故。子有食於人及
 食功之說於此嘻吾操饒以入貴富之家有
言蓋有合於此

年矣入下或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於字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下或無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之字或上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問下或無或無日字○茅坤曰此一段王承福所自省驗得力處故旨極痛快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焉下而字○王慎申曰就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或前所自見處翻案釋其才之稱否而具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或

或作知已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視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必如此云云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或無之字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行者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反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一作我類有是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

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
力者，下或，有也。字○王慎中曰：又曰：以愈始下，又轉一步，留作韓子折衷處。張本。
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揚朱之道者邪？
抑而實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
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善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
畜一作善，揚字非。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思失之。

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
亡或作忘○茅坤曰：退之傳全在此，數語上。
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鑒或作覽，或當作日覽。

五箴五音

并序○昌黎五箴之作，句句皆頂門一鍼，絕不似宋人陳

言腐一語

入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
或無
余生三十有八年，
三或作四，非是。舊注幾之，特語。
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

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並作于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左傳民之不見易於勝之不可保注于日也按其說不為無若然與所證之文初不相似况下文有嗚呼余乎則此于字皆是余字明矣嗚呼余乎其無知乎知下或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曷可與言鳥或焉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以汝一作汝以非是下同朱子云此按本務為新奇多作倒語文垂字逆又或作字詭怪以失退之立言之意也今悉正之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此謂佐董晉張建封于汴徐二州也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此為監察御史坐論天汝號載嗷也

行箴行或八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頗音禾切○書母偏母頗注不正也然而不或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追一作正似書追字近似止字故偶以思而斯得汝則弗思轉寫誤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善作悖非是蓋由下句有悖字而誤也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

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或作然聞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擘擘管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

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僧撿以媒怨。賈音古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其及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定。

後漢三賢贊三晉

范曄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同傳。公各述其事以贊之。然不過就傳錄叙。彙括其語耳，亦絕無所斷案也。三人事詳見下。

王充者，何會誓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

仲任肅宗時人，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眾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充少孤，從班彪學，家貧乏，悉記因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一篇，蔡邕秘之，以為譚助。王朗嘗請邕搜得邕，曰：惟吾與爾共勿廣傳也。為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刺史董勤辟充，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荀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肅宗特詔公車徵充，以病不行。乃作養性，下十六

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充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願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節信符字漢安定臨涇縣今屬陝西平涼府為涇州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或無為字人或作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憤世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

著論潛夫是名符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述赦之篇以赦為賊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甚或作患○潛夫論有述赦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

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臥不起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拔

吁嗟先生不仕終家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首一無仲字○公理侯國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

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謂上或有自字○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未幾幹以并州叛

後果敗以此有聲叙儻敢言語默

卒至於敗人皆以是異統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韓昌黎集卷第十一

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名稱疾不就著論
 見情傲一作偶按本傳非是○統理儼敢
 狂生每州郡命名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
 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
 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乃作樂志論以見志
 初舉尚書郎後參丞
 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
 言是名舉下或有高第字按本傳非是○尚
 後參丞相曹掾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
 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
 篇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或云
 作才章公贊未嘗私立一語○統友人四
 繆襲嘗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

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一ノ下或

諱辯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
 蓋以是罪公而云云有統者指此
 亦卒不就舉特無所軒輊云云退之
 辯諱之作婉意詳快反反覆覆正如
 大海回風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謝枋
 得曰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
 者有道理足以折服人全不直說破
 盡是設疑作爲兩可之辭待智者自
 擇此別是一樣文法茅坤曰此文反
 覆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顯快前分律
 經典三段後尾抱前辨難只因二段
 中時有遊兵點綴綴便足迷人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
 賀爭名者毀之李上一有進士二字非是此
 公自言嘗勸李賀舉進士而
 賀從已說舉進士有名稱故與之爭名者毀
 之也諸本乃刪去名字而以有字屬下句遂
 使複出四字為剩語而爭名二字無所承故
 諸本中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刪四字以從省
 雖若小勝然終失韓公本旨而不究毀者之
 情也一本又無之字亦非○方崧卿曰康駢
 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董彥遠謂賀
 灰元和和中使稹為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
 時同試者孫鏞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
 日叙事簡古

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
 同然一辭也或無字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

且得罪或無字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徧諱釋之
 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
 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
 之類是也蓋與丘同音○鳥菴艸名詩音義
 江東呼為鳥菴曲禮不諱嫌名二
 名不徧諱注謂其難避也嫌名謂聲音相近
 若禹與雨丘與菴也徧二名不諱也孔子
 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
 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此二句設疑
 問之不直說
 破不犯諱
 此章法也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
 仁子不得為人乎或一本無此二十一字非是
 茅坤曰嫌名獨生一腳

作波瀾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

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

曰克昌厥後又孔子不偏諱武王名發若

曰駿發爾私也春秋不譏不諱若衛恒康王釗之

孫實為昭王釗音昭曾參之父名皙曾子

不諱若曰管者吾友又曰楊裘而用張昭

王孫滿厲王諱胡至莊王諱滿至定王時有

之子名胡退之意亦本此周之時有騏期漢

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董

又李浩謂杜操字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

度公誤川也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

此或出此其子左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

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此又設疑問之漢諱武

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

謂徹侯為通侯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

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或只無此又諱

氏家訓桓公名白傳有又皓之稱厲王名長

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呼腎

意亦本此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

也許呼古切許勢秉饑為近太祖太宗世

世祖名頤廟諱也蓋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

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

以為觸犯宗廟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此段全是不諱嫌各事乃用官官官妾諱嫌各承上極有勢士君子言語

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作立言○將要起何所守法句已合周孔會參意虞集曰自周公作詩至此凡十事變作人樣句法極聲

錄有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替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或無舉字為可下或無邪

字或無邪為二字○倒凡事父母得如會參底是一疑案不直說破

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或並作邪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會參周公

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會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茅坤曰奇甚愈轉夫周公愈繁而愈不窮

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官妾則是宦者官妾之孝於其親賢

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宦者或作宦官○諱勢極宕收拾前意更

快詳

訟風伯

訟或作讒非是○德宗貞元十

時為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

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實之徒雍蔽

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人君思

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

歷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
譏陽山云○此文全祖述賈誼旱雲
賦愈之所為裴延齡李齊運之徒即
諡之所為絳灌也故國朝李夢陽有
咎旱飢文一篇其意亦同晁補之日
早以喻時澤不下流風以此小人實
為此厲雲以煥君子欲施而不
可得特以爲此厲者間之也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
尤旱上或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
職無之字雨寢寢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或寢寢
不關其神或侵將下嗚鳥之仁兮念此下民閱其光兮
或有欲字獨謂何我於爾兮

有其他獨一作將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

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

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鏗之

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

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不雲不或作

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

誰當其字作我今或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或次兮

人誰汝傷是汝或作爾

伯夷頌退之伯夷頌立論雅正文亦峻
潔宋人乃皆不然之王荆公則

謂史記伯夷叩馬及采薇事為太史公之妄料伯夷必先武王武王故不事周使端在武王時則其烈豈在太公下意全與此頌相反程伊川又謂遠之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上方好嗟乎凡論古人者須得古人安身立命處伯夷餓死首陽正其安身立命處也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非乎是以程說雖亦本聖人語要無事實可據至荆公則皆屬臆說不足傳也唐順之曰昌黎此文分明自孟子中脫出來人都不覺茅坤曰昔人稱太史公傳酷吏刺客等文各肖其人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爾然不如司遷本傳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

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舉世非之下范文正公寫本無力行二字千下有又字云自周初至唐貞元未幾一千年公言千又百年舉其成也謬甚○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泛說看此三等入而伯夷之窮天地且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等人不可以此二者論也前二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各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

年言_レ之蓋其_レ昭乎_レ日月不足_レ為_レ明_レ舉乎_レ泰山
 大約如_レ此耳_レ不足_レ為_レ高_レ巍乎_レ天地不足_レ為_レ容也_レ
 之_レ亾周之興_レ微子賢也_レ抱_レ祭器而去_レ之_レ
之字○史記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武王周公聖也_レ從_レ天下之賢士與_レ天下之諸侯而往_レ攻之未嘗聞_レ
 有_レ非_レ之者也_レ
聖下二一人字從或作率與或作從
 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_レ為_レ不可_レ齊_レ
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謚也見春秋少陽篇
 殷既滅矣_レ天下宗周

彼二字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
 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_レ知_レ明也_レ
或有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_レ凡_レ人譽之則自以_レ
 為_レ有_レ餘一_レ凡_レ人沮之則自以_レ為_レ不足_レ
一凡人范本如此原與下文非聖人相發明諸本兩句皆作凡一人非是
 彼獨非_レ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
 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_レ天地亘_レ萬世
 而不顧者也_レ
準字本从水準聲俗作准誤○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為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
 韓非子卷第十
 二十一

乃所以為窮天地且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
之以一凡人而毀譽而遠為喜愾者有間矣
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為萬世標凖故因附見其說云
雖然微二子亂

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黃震曰反一結
一語尤奇絕

唐韓昌黎集卷第十二終



